# 國朝文錄

# 鮚埼亭文錄卷三

鄞縣全祖望紹衣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鈔

新昌漆象會念

## 祁六公子墓碣銘

順治二年江南內附貝勒遣將東渡駐營蕭然山下遣使以貂蔘聘遺老凡六人其一為故大學士膠州高文忠公時方寓山陰也其一為故左都御史劉忠正公其一為故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祁忠敏公皆死節其一為故大理寺丞章公求死不得乃起兵尋行遯去而二人者竟降亦卒不得用於是別稱為四忠祁六公子

者諱班孫字奕喜小字季郎忠敏第二子也其兄曰理孫字奕慶以大功兄弟次其行故世皆呼曰祁五祁六兩公子初忠敏夫人商氏嘗夢老衲入室生公子美姿容白如瓠而雙足重趼頗惡步日堪行數百里又時時喜跏趺娶朱氏故少師演黔制府忠定公燮元女孫都督後府都事兆宣女也忠敏死未二旬東江起兵思卹諸忠而忠敏壻兵部尚書理孫壻任祁氏羣從之長曰鴻孫者故嘗與忠敏同講學於蕺山至是將兵江上思以申忠敏之志而公子兄弟罄家餉之事去公子之婦翁戒之曰勿更從事於焦原矣不聽祁氏自夷度先生以來藏書甲於大江以南其諸子尤豪

嘗結客講求食經四方簪履望以爲膏粱之極選不脛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國之喬木而屠沽市販之流亦兼收並蓄家居山陰之梅墅其園亭在寓山柳車踵至登其堂複壁大隧莫能詰也慈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當以爲亳社之桑榆公子兄弟則與之誓天稱莫逆魏耕之談兵也有奇癖非酒不甘非妓（此句絕下分三四）不飲禮法之士莫許也公子兄弟獨以忠義故曲奉之府其至則（寫得精神爽爽非公子不能）盛陳越酒呼若耶谿娃以薦之又發澹生堂壬遁劍術之書以示之又遍約同里諸遺民如朱士稚張宗道輩以疏附之壬寅或告變於浙之幕府刊章四道捕魏耕有首者曰茗上乃其婦家而山

陰之梅墅乃其死友所嘯聚大帥卽發兵果得之縛公子兄弟去旣讞兄弟爭承祁氏之客謀曰二人幷命不更慘歟乃納賂而宥其兄公子遣戍遼左其後理孫竟以痛弟鬱鬱而死而祁氏爲之衰破然君子則曰是固忠敏之子也當是時禁網尚疏寧古塔將軍得賂則弛約束丁巳公子脫身逃歸已而里社中漸物色之乃祝髮於吳之堯峯爲主毗陵馬鞍山寺所稱児林明大師者也舊紬先生皆相傳曰是何浮屠但喜議論古今不談佛法每及先朝則掩面哭然終莫有知之者嘗偶於曲彔座上擧其足而嘆曰使我困此間者汝也癸丑十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堂曰我將西

歸人蘇跏趺悉眉久之既又張目久之始卒發其篋所著有東行風俗記紫芝枏集且得其遺教欲歸祔乃知爲山陰祁公子自關外來者於是得歸葬公子性終好奇其東歸也留一女蕊及披緇時亦累東遊東人或與之談禪愛其法稱弟子嘗曰寧古塔磨姑足稱天下第一吾妻所居籬下出者又爲寧古塔第一令人思之不置東人至今誦其風流孺人朱氏者工詩其來歸也與君姑商夫人姒張氏小姑湘君時相唱和商夫人字景婦曰楚纕字介婦曰趙璧以志閨門之盛公子被難孺人尚盛年朱氏哀其煢獨以媛從之遂撫爲女孫燈綸帳歷數十年未嘗一出廳屏也其所撫

之女後歸杭之趙氏是爲吾友谷林徵士之母谷林兄弟聚書之精其淵源頗得之外家谷林之子一清每爲余言公子大節有光於忠敏矣而駱丞行遯之踪世多未諗請爲文以表之聊據所聞志之使勒之墓前嗚呼自公子兄弟死淡生堂書星散曠特梅墅一門之哀抑亦江東文獻大厄運也其銘曰

嗚呼是爲鄧林之石不磨不泐杜鵑過之有味焉食我歌大招旌茲幽宅

公子行徑老衲結習忠臣血嗣俠士肯襟一一俱寫得出

## 鄭芷畦窆石志

予少得見芷畦于萬編修九沙座上其後見毛西河集中盛稱芷畦之治經又見朱竹垞所爲石柱記序兼知其博物益思見之而芷畦以貧故游幕府家居之日少其後病風而歸不復出門而予奔走南北卒不得遂請益之志未幾而芷畦死矣予從其族孫振銓求其遺書知其予先亡寡婦弱孫甚可念踰三年始得其禮記緝注蓋以續衞正叔之作也四禮參同則集楊信齋之緒者也湖錄則苕中文獻之職志也因嘆芷畦之學如此而一生連蹇寄身息于高牙大纛之間與所謂刑名錢穀之輩旅進旅退餬口代耕

視當時槐棘間人物僅僅以數首制舉文字弋獲科名高坐危言晏然自以為千佛名經中尊宿可為慟哭偶嘗與臨川李侍郎言而嘆之侍郎曰、是也吾于前二十年曾識其人知其所學而惜其不再人京也及 詔求大科之士侍郎輒嘆曰、如鄭君之博物真其選也而不幸死未幾又 詔開禮局侍郎又嘆曰、如鄭君之治經真其選也而不幸死但予聞前此中州張清恪公亦雅重芷畦（前後語嘆收是法）欲薦之而未得則又嘆士生天地之間求一二知己非易事而所謂知己者未必皆有援引之力即有其力又未必值其時既值其時而其人或不及待斯其所以伏櫪鹽車長鳴于日暮途遠之際

而無可訴也振鋑因言其將葬乞予爲其幽宮之志予方欲諉之有力者開雕君書而未能節以瑩石之文爲藉疏焉未知其克逮予志否也並畦生平著述尙有行水金鑑爲河道傅君所開雕盛行顧罕如其出于並畦也乃附載于志中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並畦諱元慶湖之歸安人其銘曰

康成之邃密漁仲之瑰奇如此人才而刀筆罪柂誰爲司命嗚呼噫嘻

單表其治經博物而不遇時其餘一切皆畧慊嘗以慨淵淵皆金石聲並畦得此表章可以無憾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福建世襲輕車都尉會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銘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閩督姚公用密計授水師提督施烺下臺灣七日破之詔封烺爲靖海侯而公自陳無功故賞亦不及是年十有一月公疽發背薨歸葬於越嗚呼爲子馮爲楚畫平舒之策及其身後屈建成之而曰是先大夫爲子之功也歸封邑於其子羊叔子畫平吳之策於晉及其身後杜預王濬成之而武帝曰是羊太傅之功也告之於其廟古人旂常之公論如此其嚴也唐裴晉公之平淮則李愬公不免有懟德矣然愬公之有憾於碑非敢

以拚吾公也特欲軒之顏允古通之上耳且所爭亦不過在文字而酧庸之典則自晉公而下顏允古通固無不及也今公以航海數千里之提封濱海數百城之巨患三世不賓之餘孽累年籌運一旦而廓清之又並非藉羊二公不及其身者之比而彤弓信圭移之別將遽然長逝卒不蒙秬鬯黃腸之澤雖在勞臣報國豈敢有言而彼偃然開五等之封者吾不知其何以自安矣此段敘

臺灣來歷

臺灣自生民以來不通上國前明崇禎時鄭芝龍為海盜嘗屯聚焉芝龍既受招撫之命而棄之丙戌芝龍降於

世祖其子成功不從聚其故部據有廈門金門二島以侵軼我中

土己亥大舉窺江寧敗去始取臺灣定爲老巢而往來二島間爲窺覦計壬寅成功歿其諸將如施烺黃梧等先已降於我至是以兵平二島其子經遁入臺灣兵不及萬船不滿百勢稍衰康熙十有二年三藩難作靖南王耿精忠反於福建次年始乞師於鄭氏臺人大喜亟渡海而西閩中故皆鄭氏舊恩精忠之海澄總兵趙得勝首約同官劉國軒等皆附於經精忠始懼遣人說精忠借漳泉三府以治兵精忠難之經怒遽取泉州南取廣之潮州次年又取漳州精忠大懼吳三桂累爲精忠請令畫楓亭之界守之然不獲成次年三桂令尚之信割惠州賂經重申盟然經兵不旋踵

取汀州鄭氏復大振其時和碩康親王討精忠自浙江入而公以前知香山縣罷官向與王有舊乃令其長子儀募兵帥之赴王請自效王喜即令公以知諸暨縣從征進擊紫狼山賊破之又擊楓橋賊破之甌人之謀應精忠者俱殪王即軍中遷公溫處分巡道僉事駐吹臺益募兵自爲一軍進破石塘奪楊梅江精忠之驍將曾養性至溫州公使儀逆擊大破之精忠方震於鄭氏汀州之逼而大兵已奪仙霞關而入公爲前鋒乃遣人說之曰鄭氏怨日深而延建又失賊前逆後其誰與守何不束身歸於

天子以求生而反貽鄭氏乎精忠狐疑公單騎至其營說之精忠

此段敘說降耿精忠

享公其賓客皆列侍公飲啖醉飽指畫伉爽亨龍長揖徑出曰王自裁之精忠曰是殆李抱眞之流定不欺我遂降論功即以公爲福建布政司仍從征進勦鄭氏精忠之降也其諸將多畏罪歸經

此段敘詳韓大任

經遂乘虛盡取興化邵武而吳三桂號將韓大任者世所稱小淮陰也爲三桂度嶺取吉安被圍久援兵不接突圍由贛入汀將與經合公曰是雄兒也不可棄以資賊復單騎至其營說降之簡其兵得死士三千厚養之即以爲親軍汀州平自大任降而公之威名益盛十有六年隨親王收邵武復收興化尋盡收漳泉之地經遁入厦門公復挾大任以臨潮說其守將劉進忠亦降鄭氏棄惠

州而去七府旣定或謂南荒其又奚公曰二島未平與高枕而臥也明年鄭氏果復出二月連下玉洲三汊河福河下諸堡取石馬入鎮門又陷灣腰樹馬洲丹洲壁鑪諸堡其驍將曰劉國軒吳淑何祐而國軒尤驍於是總督郎廷相嗣海澄公黃芳世副都統胡克合軍漳州以攻之檄會寧海將軍喇哈達都督伯穆黑林之軍於福州平南將軍賴塔之軍於潮州提督段應舉之軍於泉州畢至公以所部敗臺人於壁鑪俄而黃芳世穆黑林遇之灣腰樹而敗胡克邀之鎮北山麓又敗公子儀自汊河援之亦敗段應舉戰於祖山大敗奔入海澄國軒取平和還圍海澄斷塹環椿飛鳥

真能度沿海無賴輩從之如雲於是
天子震怒將逮督臣論王求其代者王及將軍以下合辭薦公六
月乃即軍中不次拜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
福建且令節制諸軍急援海澄而以按察司使與公與祚爲巡撫
助公公馳督諸軍至蕭布山謀解圍而海澄食盡已陷應舉投繯
死之總兵黃藍巷戰死之官兵失陷三萬餘馬萬餘國斬下漳平
長泰同安旁略取南安惠安安谿永春德化諸邑七月圍泉州號
稱十萬實六萬公分兵救泉亟令諸將扼險要廣儲峙并籌治諸
城堡而摧陳於 天子曰賊之所以豨突而無前者蓋閩人爲

之用也閩人自成功以來積爲所務故其餘孽之來靡然從之閩人紬而臺人張矣今必有以壯閩人之勢當先有以固閩人之心而後賊可退又必出奇計使臺人反爲吾用而後賊可亡（我朝開修來館作引）是固非但爭衡一勝一負之間者也

天子是之降璽書褒勞盡委以軍事且謂閣部諸公曰閩督今得人賊且平矣公乃大布方略令平南將軍以下分道出綴之輕兵抄其餉道乘間復平和漳平而總兵林賢等敗其水軍於定海九月國軒乃解泉州之圍并力攻漳州大會二十八鎮兵爲十九寨列烽相望國軒以十七鎮精兵三萬軍於西溪淑何祏以十一鎮

精兵二萬軍於南請與　大軍決戰於龍虎蜈蚣二山之間公五檄泉州兵未至而城中惟平南將軍兵及耿精忠歸正兵漳人憂懼公曰賊恃勝而驕謂我兵弱不敢出若出不意奮擊之必敗敗則不復能軍平海在此役矣每日舂容飲博自如而胡都統以騎至合之亦僅八千人公即以胡爲前軍自以所部繼之分賴耿之兵爲後二軍前軍接戰不利中軍繼之亦不利耿兵繼之稍勝賴兵復出國軒不支前軍中軍還而攻之連破十六營斬其將鄭英劉正璽吳潛等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四千級溺死者萬數國軒泗水而遁奔海澄官軍乘勝復長泰同安是冬公遣客中書舍

人張雄入厦門撫經不從十有八年、公念海澄負險與厦門金門海壇相首尾不可猝下乃請復設水師提督而大開修來館於漳此是姚公所以成功之本根盡斷矣絀孫三世雖眾叛親離而羽翼亦盡固非摧州不發官爵資財玩好凡言自鄭氏來者皆延致之使以華轂鮮枯拉朽可旦夕下者也必從容浸閒解其腹心之交翦其爪牙衣炫於漳泉之郊供帳恣其所求漳泉之人爭相喧述公時撚髯之判閒散其冉禎老兵以術我用縱擒何克也笑曰昔人捐金施閒離信陵君之親而才廉頗李牧之武亞夫龍且鍾離昧周殷之骨鯁可坐而離也況豎子之游魂乎於是不終歲其五鎮大將廖琠、黃靖、賴祖、金福、廖興以所部降鄭奇烈、陳士愷等繼之林猶許毅等皆被用鄭氏始上下相猜阻而簡練諸降將之卒充水師驟益二萬餘人乃令巡撫吳公與水師提督萬正

色攻二島明年正月官兵逼海壇鄭氏戈船將朱天貴故受公約首以所部五樓船三百卒降遂復海壇公待天貴厚以爲親將竟用其兵盡破十九寨國軒茫然失勢棄海澄入厦門正色進兵逼之國軒棄厦門金門奔經入臺灣其時成功之妻董氏尚在堂數經曰汝父之業衰矣汝輩不才子吾聞姚公天人也其更無往閩

上[illegible]總結上文

王既平東兵二部列上公功應加者四百餘級天子晉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世襲輕車都尉公子儀都督僉事總兵世襲騎都尉初閩人當成功之世內輸官賦外又竊應成功之餉以求免刦掠奸民乘之日以生事而民

之供億亦困甚於是遷界之議起定沿海之界而遷之域內出界者死成功雖以餉不接不復能跳梁（敘此為開界張本）而被遷之民流離蕩析又盡失海上魚鹽之利而閩益貧及耿精忠至封山圍地莫敢栽蔬日益耗已而鄭耿之亂交作殺掠所至不知誰兵閩中駐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幕府所將皆禁旅無所得居則以民室居之無所得器械即以屋中之器械供之無所得役即以屋中之民役之（敘此為撤兵張本）朋淫其妻女繫其老幼加以饑饉而民之存者寡矣公自入閩觸目傷心謀所以振恤民者無所不用其極及鄭氏奔入海澄（先請撤兵）公言於王曰今陸地已無賊材官蹶張必不能秣馬而

驅之波浪之間則所重在舟楫不在糧芻糗料也而軍需之匱禁旅且發馬三萬一馬日費穀斗有六升計一馬可支十人之食是撤馬一食足養水師三十萬人非但爲民實爲國也且禁旅久暴露矣胡不奏憾告閑乎王曰極知公言是然今耿精忠在軍居然靖南王也苟精忠不肯還京其奈之何故公連上三疏朝臣莫敢定及廈門平請益力且令客婉說精忠令入朝

天子乃允公詔王班師但留吳喇二將以善後旣而盡撤之而禁旅將驅男婦二萬餘人去公流涕力請於王令軍中敢有私攜良民者殺無赦而公則贖之以金臨發盡取以還民禁旅得金亦各

欣然而歸於是始請開界公言南海一帶俱有阨塞城寨可以列（次○清○四○界○）
戍俱有田可耕而魚鹽蜃蛤之利尤大若分屯設衛令之開墾得
與鮫人蜑戶參錯而居所以安內而攘外也由福清而南臣已相
度經營了然可惜將開商市給牛種爲國家恤流亡而收颶脫自
然之利保無患焉 天子遣一侍郎勘視亦弗敢主也公連章
任之乃報可自撤兵而閩人出湯火之阨更開界而閩人得耕漁（再○加○謹○束○先○奏○所○深○心○行○以○固○閩○人○之○心○也）
衣食之資相與狂號喜躍曰姚公活我公乃大造八槳船艍船雙
篷船并請招紅夷夾板船以圖臺灣初鄭經有變人施亥者公密（四○字○視○下）
招之令禽經以自歸亥諾公而事洩會經死其子克塽少公又結

其行人傳爲霖將用我故臣續順公沈瑞以襲鄭氏事洩瑞等死公又購死士入臺令縛國軒者再離皆不克然鄭氏益以此崩剝不知所爲方施烺之叛（至此不敘施烺）成功而歸附也世祖即以爲水師提督駐海澄成功設烺以平臺自任出兵不克頗疑其貳召入京不復用而水師亦不能公之以布政使奏軍事也即薦用烺不報及爲總督乃以萬正色任之至是請以正色爲陸路仍以水師用烺且曰臣願以百口保烺必無他天子始遣之既至厚資給之是時閩人皆知鄭氏亡在漏刻公之人發特遜師枕席之上耳其必用烺者特以爲成功故將欲借之

精極此習人群謀擊

以爲先驅而不慮烺之輒思擾功也烺至即密疏請以公駐廈門

故智

而已獨以師進○時公已率師出海○見烺疏不懌○自陳請行○詔召

公還廈門○二十一年五月○將由銅山出師下澎湖○公主乘北風以

十月攻湖北○烺主乘南風及時攻湖南○公曰○澎湖之南可泊舟者

惟娘媽宮耳○使賊固守○未能猝下○我軍進退且失據○若其北澳甚

多○進退皆可依○彭湖下而臺灣潰矣○且盛夏多颶○尤宜擇地○諸

大將吳英林承林賢等皆曰○姚公言是○烺諾之而頗不以爲然○是

年不果出師○次年六月乙亥○烺竟以師行○公又戒之如初○烺竟南

行○國軒果守娘媽宮○不可入○丁丑○颶風與潮俱發○我軍前鋒皆爲

急流飄散國軒以精兵二萬自牛心灣出其將林陞以精兵萬自雞籠嶼出夾攻我軍集矢於烺之月烺懼時官兵泊八罩其地甚惡公遣使譙之曰不用吾言竟何如矣雖然勝敗兵家之常颶風亦當止吾前所約諸賊將必有至者汝速赴之烺得書且慙且喜而賊將呂韜等陰使果至烺復進澎湖水亦驟長癸未朱天貴先進大敗國軒軍其衆爭降天貴亦死而國軒由吼門逸出公遣吏卒以大艘運金繒貨米旁午來軍且諭烺曰凡降卒皆大賚而遣之歸以搆臺人之心烺如言行之七月甲午國軒以鄭氏降檄上成功所遺延平郡王漳國公招討大將軍忠孝伯御營都督等印

信除道出迎。入月癸亥、大兵前歌後舞。悉入臺灣。於時北風正利。烺遣其子弟、由海道自律門先告捷而後上露布於公而公之告捷也。使者由驛道行。及至、則後已二十餘日、天子既得烺疏大喜。軼之在平滇諸勛之上。而惟公疏之久而至也。閩之仕京者亦皆先入烺之說。莫有為公言其故者。乃以首功封烺。將以次及公。公疏言此廟謨天定。微臣無力。天子疑以為有懟焉。未幾有名掌中樞之命。而公已不起。鄭氏之初起也。廈門有浮石。或視其文曰、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丁庚小熙。莫能解也。至是而乃知十億者兆也。兆倚女姚也。酉者雞也。戌功

之賜姓也蓋歲在酉天定之矣雖然公之勛業豫徵於六十年易代之先而不見自於平成之日公之才足使海外之窮奇負厥革面洗心以向化而不能使其事之儕不負恩而背德公之智能豫定大荒風信軍行利鈍之期而不及料捷奏之居人後亦何莫非天阨之哉姑無論平臺之謀盡出於公平臺之軍器軍餉軍裝盡出於公而粮不過一將之力且幾以方命違制致誤軍機卒之死戰克敵者皆公部下之士卽令竟出於粮而亦恩以百口保粮者誰乎是公亦宜受魏無知之賞矣則甚矣粮之忮也雖然公之功閩人信之久矣雖其姻親族姓亦有不直粮者公亦何憾矣哉公

諱啓聖、字熙止、晚字聚菴、世爲浙之紹興府會稽縣人、初娶何氏、其後再娶俱沈氏、享年六十、公生而膂力過人、廣顙長髯、目有芒如波電、閃閃逼人、嘗遊於松江守趙君署中。午聽射聲甚厲。僮僕窺之。則雕虎也。大驚。性豪蕩。其使金錢如泥沙。甫冠、以諸生遊通州。竟得知州事。既至。立杖土豪殺之。尋棄官去。歸而遊於蕭山之郊。有二健卒佩刀驅二女行。一老翁隨哭之。則其父也。公陽呼二卒與之語。出不意奪其刀。連殺二卒。然所殺者乃兆來兵。跡捕急。遂變姓名。不得已籍於奉天鑲紅旗下。康熙二年、公疏請旗下開科試士、

聖祖曰可。公以第一人爲。遂知香山縣。甫下車。澳門賊霍侶成披猖甚。督府不能制。公以計俘之。俄而逃去。公又以兵縛之澳門。始平。論功應得上賞。督府惡之。反以通海誣之。將置之死。公夜見平南王。尚可喜而訴之。可喜上疏言其枉。督撫皆以是自殺。而公亦罷官。客粵中。且無以爲生。時公年五十。見者多歎其拓落。而公之志浩然。舉事起五年而建節。五年而成平海之殊勳。幕下士自上客元從健兒走卒。因之以取高官者項背相望。亦盛矣哉。暨其薨蕭然無蓄。諸子賣田以葬。貧如故。初何夫人絕有力。不止舉白而已。公聞而奇之。因娶焉。是生長子儀。高七尺。雄偉魁岸。于夫殊易

嘗驅騆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蹢躅前却不能自由挽弓四鈞百步之外洞數札畜壯士張黑子鍾寶王三凝等十人嘗致左右令募兵而教之酒酣出鬭無不一當百閩人望見先鋒曰是姚公子之旗也以從征授知縣未上再晉秩累官尚書刑部郎改知河南開封府　詔以京堂用儀以少長軍閒請効力從戎許之不次授江南狼山總兵官尋改湖廣辰沅總兵官終於雲南鶴慶總兵官平臺之役儀已去閩論者謂其與烺同行必有所以制之而惜公之計不出此也公之歸葬於越禮文一切未具更二十餘年而蕭山毛檢討奇齡始銘其埏道之石然嗛嗛有未盡者及考之北平

王孝廉源之傳稍詳矣然於事多舛焉夫光烈如公國史所取徵也若之何不備乃因其孫逃祖之請更爲文一通貽之巽日嗣天子討論先世勛臣以光典禮必有以公之事上聞者尋文或可采也其銘曰

有媯之後河嶽降精其嘘爲風其喟爲靈東溟小鯽化爲長鯨藉口故國以希橫行濤狂霧毒祝融厭厲遠竄未僵終待觀兵公笑而起不震不驚麾以黃鉞繫以朱纓舵樓闇闇風帆盈盈佽飛桓桓水犀甈甈閩使驛驛降帆繩繩所鬥者知豈事力征天時地利不爽神明誰逆公言幾要其莊危關失險一夜劃平甲螺稽首百

蜚來廷頭（甲爇紅身）日之名。銘功南極。浮石早徵。功成身賞。君子無爭。其不朽者三。受降城。苑委山頭。想見英靈。

三平臺大事業。姚公大經濟。先生大文章。三者足以相稱。姚公宗功人也。施煥功狗也。施生受封而公死不得諡。宜其憤慨彌深

## 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銘

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或未必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之於遷固各有滿滄雖是經術文章之兼固難而其用之足爲斯世斯民之亟則難之尤難者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幾不媿於此然世稱公之文章萬口無異辭而於經術已不免皮相之若其惓惓爲斯世斯民之故而不得一遂其志者則非惟不足以知之且從而掊擊之（例提頭格）其亦悕矣公成進士七年以奉母未釋褐已有盛名會遘奇禍論死安溪方傾倒於公力救之苟

聖祖如天之仁宥死隸旗下以白衣直　禁廷令與諸皇子遊自

和碩誠親王下皆呼之曰先生事出破格固無復用世之望矣然公雖謝不坐燕不與而密勿機務多得聞之當是時安溪在閣徐文端公元夢以總憲兼院長公時時以所見數陳其事當行某事害於民當去其說多見施行或欲薦公則曰僕本罪臣不死已為非望公休矣但有所見必為公言之倘得行拜賜多矣

世宗即位首免公旗籍尋欲用公為司業以老病力辭九年竟以為中允再遷為侍讀學士孫公嘉淦以刑部侍郎尹京兆兼祭酒勁挺不為和碩果親王所喜有客自邸來傳王（醉不見記）意授公急奏令劾之當即以公代公拒不可其人以禍怵之公以死力辭不數日竟

有應蘇上劾者孫公下獄公謂大學士鄂公曰孫侍郎以非罪死
公亦何顏坐中書矣於是孫公卒得免人多為公危之而王亦不
以是有加於公也尋遷內閣學士公以不任行走辭　詔許免上
直有大議得即家上之公感激流涕以為不世之恩當思所以為
不世之報然日益不諧於眾矣
今上即位有意大用公時方議行三年之喪禮部尚書魏公廷珍
公石交也以諮公公平日最講喪禮因欲復古人以次變除之制
隨時降殺定為程度內外臣工亦各分等差以為除服之期此說本之桴亭陸氏最為有見公上之聞者大駭共格其議尋遷禮部侍郎公文辭

詔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甚入部而時奉獨對一切大
除授并大政往往諮公多所密陳盈庭側目於公初公嘗薦蒙義
齋河督高君方在齋中公頗言其必貴故河督最向往公及其違
衆議開毛城舖舉朝爭之不能得外而督撫爭之亦不能得公獨
具疏力陳河督之愎
上頗心動河督自請入面對　上以其平日素向往公也以疏示
之河督大恨亦思傾公禮部其議爲一貴鄉入朝和碩履親王蒞
部已許之矣公以故事禮部必用科甲不肯平署王亦怒會新拜
泰安爲輔臣而召河閒魏尚書爲總憲朝廷爭相告曰是皆方侍

郎所為若不共排之將吾輩無地可置身矣於是河督言公有門生在河上嘗以書託之　上稍不直公而禮部中遂有挺身為公難者公自知孤立密陳其狀且以病為請許以原官致仕仍管書局眾以　上意未置公也適庶常散館又以公有私發之遂被劾奪仍在書局行走然　上終思公一日吏部推用祭酒　上沈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為之方稱其任勞無應者嗚呼溫公退居西臺神宗方改官制以為御史大夫非光不可其亦古今所同慨也夫於是公自以精力倍衰求解書局許之　特賜侍講銜居里杜門不接賓客江督尹公踵門求見三至以病辭乾隆十有年八月十

有八日卒。春秋八十有二。公諱苞、字靈皋、學者稱爲望溪先生。江南安慶之桐城人。桐城方氏爲右族。自明初斷事公以遜志高弟與於革除之難。三百年中世濟其美。明季密之先生尤以博學稱。近始多居江寧者。公亦家焉。三世皆以公貴贈閣學。公少讀書能見其大。及遊京師。吾鄉萬徵君季野最奇之。因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爲無益之文。公終身誦以爲名言。自是一意窮經。其於通志堂徐氏所雕九經。凡三度芟薙之。不喜觀雜書。以爲徒費目力。文尤峻潔。未第時、吾鄉姜編修湛園見之曰。此人吾輩當讓之出一頭地者也。論文最不喜班史柳集。嘗條舉其所短而力詆之。世

之人或以爲過而公守其說彌篤尤精者爲三禮晚年七治儀禮攷之爲春秋皆有成書并讀諸子於昔管二家別有刪定本皆行於世公享名最早立朝最晚生平心知之契自徐文靖公後曰江陰楊文定公曰漳浦蔡文勤公曰西林鄂文端公曰河間魏公曰今相國海寧陳公曰前直督臨川李公曰今總憲宣城梅公曰今河督顧公其與臨川每以議論不合有所爭然退而未嘗不交相許也雅稱太原孫尚書曰殆今世第一流也及太原進冢臣公稍疑之嘗歎曰知人之難諒哉履邸雖惡公而知公未嘗不深一日鄂文端侍坐論近世人物文端歎曰以陳尚書之賢也而自閩撫

朱文端公亦最相得者何獨不數

入京聞其進羨餘金六萬人固未易知也王曰其方侍郎乎其強聒令人厭然其堯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即以此語作結）嗚呼大江以南近日老成曰謝經術文章之望公與臨川實尸之雖高臥江鄉猶爲天下之望去年公卒今年臨川繼之蓋無復懋遺矣豈不悲夫予之受知於公猶公之受知於蔡姜二先生也予之能官也公預見其兆諷以早去及於歸公又以爲惜欲遡余而不知公亦從此被撼矣公之密旨祕牘世所未見唯道章知之而道章先公卒故余亦不能舉其十一也西州之痛言不敢私亦不敢遂安得以銘爲辭其

銘曰

經說在箭文編在笥雖登九列依然賁志强賭而言何補於事適

昭多口成茲頭童懸知耿耿百年長視老成凋喪嗣子又逝孰知

公者青蠅僅至墓門片石秦淮之涘

侍郎眞古人也文於經術文章外特折重其堯舜　君民之志

可以爲知己報矣

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

乾隆十有五年、閣學臨川李公卒於家。公以病退已十年。然海內士大夫猶時時探公起居以爲斯道之重。公卒而東南之宿德盡矣。嗚呼。公揚歷　三朝負重望者四十餘年。以爲不遇則亦嘗受特達之知。荷非常之寵。內而槐棘。外而節旄。至再至三。有其臣所不敢望者。以爲遇則乍前而遽却。甫合而已離。磨蝎著蠅。旁午中之。何造物之顛倒斯人。一至此也。累蹶累起。卒不得志。終於骯髒以沒。是則可爲痛心者矣。公以己丑進士入詞館。授編修。卽受聖祖不次之擢。超五階爲庶子。主試滇中浙中。凡再遷而至閣學、

攝吏部侍郎兼副都御且大用矣以辛丑校士之役被論罷官觀永
初出者及二年
定河工甚未及一年而已黜
世宗在藩邸雅知公既嗣位召還盡復其官時時賜獨對參豫大
議時有密勿重臣二人禮絕百僚親王亦折節致敬而公平揖之
重臣言公賦性剛愎難共事乃解閣部二官但領副都尋復以爲
兵部侍郎直講筵觀消歸稱　旨旋令填撫廣西重臣終忌之
因作四巡撫論皆加醜詆以爲亂政之魁四巡撫者江撫楊文定
公時爲滇撫今大學士海寧陳公時爲東撫其一則公而蘇尚書
爲川撫亦豫焉不二年

世祖思公。名爲直隸總督、盼睞倍隆。公力言河東總督田文鏡之殃民。既面奏之。漏三下。猶未退。又連章糾之。河督亦劾公朋黨袒護屬吏之出自科第者。

世宗始頗直公言。將斥河督。已稍猶豫。於是封事狎至。公雖互有所持而不勝。當是時。

世宗方痛懲廟堂朋比之習。蔡尚書者、素負才而專己。顧獨傾心於公。會其失眷。忌者因譖之。以爲是其死友。歷指其蹤跡。公益訕。名入爲工部侍郎。其在事方九月也。（總、則、方、九、月。）則新任直督、及廣撫、交章劾公。初公在廣撫任中。嘗安插一罪酋。至是逃去。新廣撫不自引咎。

追劾公從前措置不善。詔使公隻身前往捕賊自贖不得攜廣中一吏卒人皆危之公至而叛苗束身自歸有司訊之曰吾不可以負李公其罪得解時公已削奪官爵既歸下刑部聽訊大臣議公罪應絞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共應得死罪二十有四凡屬吏于官項有虧者皆令公代賠籍其家取其夫人之簪釧視之皆銅器也獄成世益爲公危顧公處之泰然在囚中日讀書盡飽啖夜熟（與所謂死生不足動其心者）眠若不知有憂患者內外諸臣方以全力羅織公必欲置之死世宗始終念公特以其性剛意欲痛有所摧折而後湔洗而復用之乃　大名廷臣并名公親詰責之公正色無所撓但言臣罪當

誅乞即正法以為人臣不忠之戒無乞憐語是日
天威甚厲近臣皆驚悸恐有大處分而公自若尋奉 詔恩赦公
令纂修八旗志書倣車廄馬即日赴局杜門不接賓客重尋平生（此乾隆八年）
所著書如是者八年
今上即位名見諭曰
先帝固欲用汝即日授戶部三庫侍郎尋改左侍郎時慮有虧公
之起而不得者屢不一年竟左遷詹事公平生以行道濟時為急（此乾隆十二年）
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嘗少衰恬然之氣亦未嘗少減（此乾隆十二年）
然而精爽侵尋日以剝落精華亦漸耗矣會以丁太夫人憂歸服

除左遷光祿寺丞閣學時方主試江寧一旦忽大病神氣遂支離扶疾還　朝詔在京調治不痊許以原官致仕賜詩以寵其行歸而稍愈優游里社會一至黃山叢公先世自王父以來皆休寧產也然非復前此之伉壯矣世之論公者謂公生平良蹇於遇顧亦頗惜公之不能善用其才公以博聞強識之學劇章國故抵掌而談如決濟陡而東注不學之徒已望風不敢前席而公揚休山立左顧右盼千人皆廢未嘗肯少接以溫言故不特同事者惡之即班行中亦多畏之嘗有中州一巨公自負能昌明朱子之學一日謂公曰陸氏之學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以是知

其於聖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總督倉場而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是在陛門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終身不復與公接然其實虛懷善下未嘗以我見自是乎以曉進列公宏奬其在講座每各持一說與公力爭有時公亦竟舍其說以從乎卽其不合者亦曰各尊所聞可矣故累語容賞乎之不阿而世方以閉眉（於此中者救自）（容似同流合污而後乎）合眼喔伊嚅哾伺察廟堂意旨隨聲附和是爲不傳之祕則公之道宜其所往輒窮也西崦暮齒倘遭側目可悲也夫公好士出自天性故枝士則蒙關節之謗察吏則又遭鉤黨之誣詞科之役公待非書局猶諄諄問余以天下才俊各取其所長登之簡錄是以

丙辰復受薦舉過多之罰。偶取放翁詩題楹曰：達開佳士輒心許，老見異書猶眼明。蓋實錄也。余之龍官也，徐相國言於朝曰：今日李詹事必大作惡。或問之，張尚書從旁答曰：此乃具體而微之李詹事也。嗚呼，予亦何足以望公，而辱諸君之推轂乎。其經術皆足以經世務，指揮所至，迎刃而解（予曾聞[illegible]積習記[illegible]為天人），曾一出視漕，即為清運丁積年之害，至今遵行（此句東坡三層），而惜其所至者皆未有三年淹也。生平學問宗旨在先立乎其大者，陸子之教也。嘗謂余曰：吾苟內省不疚，生死且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禍福且不足動其心，何況得失。以此處境不難矣。予於諸生講業，多述公此言以告之。今老成徂謝，後學其安

所依歸乎公諱紱字巨來學者稱爲穆堂先生其居臨川僅二世少貧甚讀書五行並下落筆滾滾數千言而無以爲生嘗自其家徒步負襆被之徽又之吳吳人或異其才然未能振也或言之江撫郎公一見曰非凡人也始資給之遂魁其曹三世皆以公貴累贈戶部侍郎娶某氏封夫人子四孝源孝泳孝游孝洋並登鄉薦而孝源爲縣令孫友棠進士翰林今改御史公春秋七十有八葬於某山之某原所著有穆堂類藁五十卷續藁五十卷別藁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陸子學譜二十卷朱子晚年全論二十卷陽明學錄若干卷八旗志書若干卷皆行於世公於雍正癸丑之冬

見余文而許之遂招余同居時萬學士孺廬亦寓焉紫藤軒下無日不奉明誨諄諄於義利之戒公以丁憂歸予以罷官歸學士亦以丁憂歸是後一見公於江寧則公已病甚猶惓惓以余出處爲念既歸不復相聞矣公之歷官事迹不能悉述且亦有事祕不能直陳者然而予若不言世且無知者乃畧陳其梗概然終不能百一也（推袁甚此八論知之）嘗謂公之生平盡得江西諸先正之裴治學術則文達文安經術則盱江博物則道原原父好賢下士則袁公文章高處逼南豐下亦不失爲道園而堯舜君民之志不下荆公剛腸勁氣大類楊文節所謂大而非夸者吾言是也其銘曰

用則大受。否則卷懷。曰亭曰也。我何有哉。所可惜者。用世之才。困頓而死。志士所哀。名山大川。千古昭回。英靈之氣。長表茲臺。

起手歷起屢蹶卒不得志終於骯髒以殁三句實爲一篇之綱中閒一路寫來無非此意結處以公之生平盡得江西諸先生之裴治贊之所以推重者至矣

望溪先生有堯舜君民之志穆堂則實有用世之才使得大行陽明功業可庶幾也然涵養不足故篇中以不能善用其才咎之

鮚埼亭文集卷四

鄞縣全祖望紹衣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新昌漆家曾念菴校刊

工部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濟寰曹公行狀

曾祖六龍諸生　皇贈浙江遂安縣知縣

祖垂雲諸生　皇贈山東道監察御史

父泰曾康熙戊午舉人福建莆田縣知縣　皇贈工科給事中

本貫松江府上海縣人青浦縣籍年五十九

公姓曹氏、諱一士、字諤廷、濟寰其別字也、系本宋樞相武惠王後、以明成化間始遷上海、五世祖誠有隱德、名在明史孝義傳、公年十五補諸生、少留心於十四經廿一史、連絲貫串、不徒以章句也。尤潛玩洛閩諸書。旁搜曲證以求會通。每作詩古文詞。淵潤雅潔。見者無不心折。閒以其暇選坊社經藝。亦復風行天下、蓋公之湛深經術、綜覈備先、其於制舉業、秒然餘技耳、而海內窮鄉下里、兎園學究、亦以是靡不知有曹先生者。然而數奇不遇。拓落於諸生者幾四十年。三年大比。持節至江左主試者。莫不欲得公以為重。庚子、今禮部尚書景州魏公主江南試、榜後、於鹿鳴宴中、三歎以

不得。公為撤河道總督湘潭陳恪勤公、謂天門唐南軒曰、曹君遇蹇甚矣。將賚送之入太學。公以太宜人老、不欲行。會左副都御史侯官鄭公以督學至、用拔萃貢明經。丙午、始舉順天秋試、明年春試不第、新例取貢士選其尤者授教職。而公得江南直隸通州如臯縣學教諭。抵任、修明蘇湖故事。講求經術治道。作為詩文以旌節孝。未朞年而上計。遂成進士。太學士海寧陳文簡公、禮部侍郎華亭王公、交薦於 朝、改翰林院庶吉士、公以文章掉鞅海內已。久垂老釋褐。主試諸公、皆自以為龍湖之得震川。尋充順天壬子鄉試同考官、得士二十餘人。今禮部尚書溧陽任公為主司、賞為

得人第一。癸丑散館、授編修、
世宗召見、問公年奏事畢、上諭稱明白者再。時大學士桐城張
公宜、上意以山西太原府知府需人。將於翰林中補用。而公固
辭願留館閣。刑部侍郎奉天王公、薦充一統志館纂修官、分撰廣
東一省、幷湖南諸府州。發摘舊志之譌極多。甲寅管內繙書房事、
乙卯充文穎館纂修官、五月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八月
今上嗣位。浹月之閒、純王善政不可指屈。公既感此時正好進言
世宗知遇。又值　重華繼照之時。益思奮勵以報。而有　詔羣臣
輪班奏對。中外訢訢。共望讜論。公首言督撫者守令之倡。顧其中

皆有賢者有能者賢能兼者上也賢而不足於能者次之能有餘而賢不足者又其次也督撫之爲賢爲能視其所舉而驗如今督撫之保題守令約有數端曰年力富强也辦事勤愼也不避嫌怨也其實跡則大略曰錢糧無欠也開墾多方也善捕盜賊也果如其言洵所謂能吏也乃未幾而或以贓汙著或以殘刻聞舉所謂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於能吏之中彼夫吏之賢者悃愊無華而已惻怛愛人而已事上不爲詭隨而已吏民同聲謂之不煩而已廑今世亦不少其人而督撫薦剡亦未及此得毋視賢吏爲無能耶抑亦以能吏卽賢吏耶臣恐所謂能者非眞能也以趨走便利

而謂之能則老成者爲遲鈍矣以應對捷給者謂之能則木訥者
爲迂疏矣以選材喜事而謂之能則鎮靜者爲意緩矣以武健嚴
酷不恤人言而謂之能則勞於撫字拙於鍛鍊者謂之沽名釣譽
才力不及而摭拾細故以罷黜之矣至於所取者潰敗決裂則曰
臣不合誤舉於前統聽部議而已夫有誤舉必有誤劾誤舉如此
則誤劾者何如誤舉者猶可議其非誤劾者將何從議乎臣以爲
今之督撫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裕之道少損下益上之事
多而損上益下之事少此治體所關也
皇上於凡文武開缺割裂州縣改調牧令一切紛更煩擾之舉皆

行龍華為督撫者慶無不承流而宣化矣所慮者彼或執其成心則且飾非以自護或意為迎合復將姑息以偷安臣敢請皇上特頒諭旨剖析開導俾於精明嚴肅之中布優游寬大之政使能者務勉於賢而賢者益勵於能如或諭之而不悟即賜乾斷罷斥之將督撫無不洗心滌慮而令守亦無壅於上聞之患是知人之哲即安民之惠也疏入　上即播告直省又請寬比附妖言

（此疏尤足救時人所不敢開之口）

之獄兼挾仇誣告詩文以息惡習謂古者太史採詩以觀民風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惡即虞書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達也降及周季子產猶不禁鄉校之議惟是行

辟而堅言僞而辨雖屬聞人聖人亦必有兩觀之誅誠惡其惑眾
也往者造作語言顯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
聖祖
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誅之非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語涉疑似
如陳鵬年任蘇州府知府遊虎邱作詩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
聖祖明示九卿以爲古來誣陷善類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隱
微可爲萬世法則比年以來小人不識　兩朝所以誅殛大憝之
故往往挾睚眦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
風生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

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僞遺紀年亦或草草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殊非 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讀

皇上諭旨凡奏疏中從前避忌之事一槩掃去仰見 聖明廓然大度即古瞽矇采風之盛臣竊謂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諱則在野之筆札焉用吹求請 敕下直省大吏查從前有無此等獄案現在不準援赦者條例上請以俟 明旨欽定嗣後凡有舉首文字

者苟無的確踪跡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為挾仇誣告者
戒庶文字之累可斷告訐之風可息矣（如石投水） 上亦如公所請自公對
班所上五摺多見采錄舊例十三道御史以次轉六科給事較資
俸深淺公入臺勵六月特轉工科給事中公之陳封事雖故交門
舊莫得而探其緒故其所言非經
皇上發總理諸臣共閱及部議者皆莫知也及劾奏原任河東督
臣王士俊既上而外人有竊聞之者莫測所自來 上聞不懌以
為公自洩之因敕部議處部議左遷 上終眷公從寬留任公未
嘗以此稍挫其敢言之氣侃侃如初尋又陳工科之價值有定官

吏之尅減無常查雍正十年刊有內廷現行則例及物料價值一書巨細畢載成法井然惟是各省興作或隨地廢材或因時庀役當俟各督撫題達到日核議請　旨與於價平貨善廉稱工良聖朝寓明作於考工小民飭子來以食力也乃其後有以浮冒劾參者有並無工料數目籠統開載致于部駁者有駁詰之後始行冊報仍與部例不符勒令追賠者有隨參侵冒隨罰重修者有勢難重修姑仍其舊稍爲彌縫賠補者凡此皆冒豁誤工累民病役之大略也夫事後之糾參不少則事前之防範宜周臣竊慮不符部例而冒銷者易知名符部例而冒銷者難測也各省於未興工

前確估報部已竣工後委員勘實此常例也然九卿所定之例各工所估之數直省之官吏皆得與知之而列肆之商賈力作之匠徒則不知也夫旣不知工料應得之數則物值之高者張之就下工賈之多者抑之就寡曰國家之定例如是而節省之名歸於公使漁之利入於私矣至於州縣偶行濬渠必按圖甲起夫票促錢拘始行就役使其果符部例窮民儘堪糊口何不踴躍赴工致煩追促則皆官吏隱祕成數以遂其伸縮出沒之奸所致也臣以為物當其值役賞其勞國家舉作省成之事功豈可為臣下出少入多之獘竇伏乞敕下直省督撫凡一切營造開濬所須物

料工匠遵照部例估有成數一面題達一面即飭該府州縣刊刻
榜文懸示工作地方俾公平正大之價眾目共觀眾耳共聞少有
伸縮出設人人得以指詰有不肖官吏包攬匠頭驅之明目張膽
之途各懷口眾我寡之忌安有籠統開報於事前侵冒追賠於事
後之患哉又陳各州縣官讞獄胥吏上下其手改竄獄詞之弊皆
得　旨交部議公當言官不過一期而所建白皆有益於世道生
民朝野傳誦想望風采以爲行將大用乃忽於七月中得哽噎症
自八月至十月時發時愈又踰月而篤遂以二十七日卒距生康
熙戊午十月十六日得年五十有九歲初娶宜人張氏泰安州知

良法

此真可惜

州錫懌孫女、繼娶陸氏、廣東湖惠道振芬孫女、俱無子、繼娶劉氏、生子錫瑞、爲伯兄後、副室朱氏生子錫圖、女三、長適葉承雍、正丁未進士、池州府貴池縣教諭、次適陸秉笏、諸生、其一尚幼、公於同輩中爲晚達、顧其立朝大節、炳炳可按、雖不竟其施以殁、而其所樹立、已不愧於古人、仲兄老而舉於鄉、公計其來、親至蘆溝橋迎之、夜宿坊舍、閒同衾語、昕夕時其飲食而親奉之、其歸也、涕泗而別、踰年仲兄卒、猶素茹蔬者浹月、生平聞人之善、不啻口出、尤愛獎引士類、噢咻無所不至、其所成就極多、然不肯苟徇人之求、壬子闈中、累爲同考、諸君言大江南北篤志窮經之士、若而人、洽聞

之士若而人。雄文之士若而人。幸各留意。聞者擬為通榜之習氣也。乃有同里姚生者。少出公門下。公所飲食教誨以底於成者也。暨榜發、姚不豫。人以是服公之無私。每語及國事。尤惓惓不能自已。吏部侍郎鄭江鄧公出撫江蘇、公已病。猶手草數十紙。皆地方利害之大者。在牀蓐間强起書之以遺焉。公雖官於京七年。而負郭之田猶止微時故業。家屬在南。將遣人往迎。未及而病作。無一語及家事。藐孤軟弱。甫逮十齡。奔赴為難。摒擋殘篋。僅得圖書數捆。廪俸之餘。未足具喪事。生平述作。多未成編。於散稿中一一收拾。將與門下同歲諸生、徐為纂集以行世。而先撮其生平言行大

略述之。以爲異日國史家乘底本焉。謹狀。

謂廷先生有用才也所上諸疏皆切時務故詳列於篇

通判知山東堂縣事張府君行狀

曾大父大治諸生　皇貤贈文林郎

大父萬機國子生　皇贈文林郎

父之紀河南孟縣知縣

本貫浙江寧波府鄞縣張華山人享年七十有二

君諱興工字肯堂先世出自宋景炎太傅越公世傑之後越公自臨安抗議背城一戰不得以所部東渡駐慶元定海之巾子山爲觀變計元使降將卞彪說之越公執而磔之山下會陳丞相等起奉端宗越公遂航海赴之展轉閩粵竟殉崖門而慶元遺民爲公

立祠巾子山下公長子出百死亡命以應元遺民多念公者遂求隱居鄞之張華山聚族四百年潛德不曜白君之大父以才謂邀遊湖海 國初勲鎮大臣多延之幕府嘗僑居山東暨松江者久之而歸寧至孟縣君始通籍以循吏稱君爲孟縣長子以高才列國胄當是時張氏家門正盛甲第田園殷然而孟縣醇心篤行貴不驕富不侈力敦孝友勤施族黨遠追古人義田之風設爲家塾以課族中子弟諸一切事宜皆以君督之君能仰體厥考心以先諸弟滌除世俗膏粱裘馬之習吾鄉士論翕然以爲漢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孟縣似之而克肖其家風則君殆郎中令之流也君

既身綜家政。無毫髮私於己。諸弟亦化其、推梨讓棗。雍雍怡怡。顧君坦懷待人。不逆不億。遂爲人所負。驟耗至三千金。以是家漸落。論君資格。應早得官。中遭沈滯。又罹太君之變。至雍正己酉始得入都就選。人籍則君已蕭然成隻人矣。次年

天子召見殿中。以爲能。發東省試用。今都御史唐君莪村。時方任東臬。一見識之。命以查賑。同賑諸君大率欲節省賑穀者多。體卹飢民者少。東臬親出驗視。又爲求賑飢民所陷。頗激怒。君宛轉調停。核其果有浮冒者汰之。餘皆疏通其戶口而增給之。東臬大喜。以爲善。會其意。且補其過也。役竟。言之署撫王劉二侍郎。試知堂

邑君之莅事也首入獄見其中別有屋數間詢曰是何人所居吏曰前令沈君去官監追虧累所建也君瞿然曰戒之哉乃君之作令則質有過人者其初受任也見所徵錢糧皆憑戶房吏所造赤歷流水簿幕友不過核其大概務求無錯而已未嘗一一查對也凡一切摘拏大戶勾消流水皆出吏手因得以舞弊絲毫稍增而爲釐釐稍增而爲分漸積而多吏因得將已戶漏輸或私收大戶所納肥已而以民間之羨抵之若大有餘則不肖之官不肖之幕友分啗之是固天下之通弊也君別令幕友之精於會計者將赤歷逐戶查對核實勾消摘拏皆自內出而所司之吏不得豫吏稍

稍愳然終歲猶餘二百七十餘金吏亦故欲以試君也君念所餘無從還給將所拘之逃戶與有糧無地之賠戶得其最甚者免徵二百七十餘金貧民受恩不知所自而所司之吏亦內媿不敢怨次年乃令赤歷以毫爲止差累無得增一毫者然歲終猶餘百五十餘金吏以舊年之均抵及貧民也故令其所親或延挨不完以圖被澤君必欲絶之乃於次年赤歷以忽爲止吏稍稍窮歲終不過十餘金君令存之庫以備公用嗣後浮徵漸絶君因嘆司牧徵輸之難不肖者與吏共爲奸不習爲吏者聽其出納使大吏於每州縣提取赤歷稽之人人皆可誅也公念前此查賑之役皆由保

甲之法未善若保甲果精豈有貧矜混列老弱遺漏之患乃實心
行之周詳審悉別見君所著清釐堂邑戶口記其法最備可舉行
之天下其後邑有水旱被賑惟堂邑最易理盜賊亦衰止則明效
之著者也初君里居嘗歎近來司牧之失不論大小事宜動經數
月甚至沉閣數年不結鈔詞有費出票有費拘犯有費挂牌聽審
有費聽審上堂又有費蓋自六房兩班差役以及行杖之徒無不
最可痛恨
有費尤可訝者有所謂賞紙之例一票出差役爭嘗求得之夫以
賞差為名是導之需索也倘有人心者乎所以一訟結能蕩中人
之產及君之任其準理呈詞定在三日內出票而鈔詞出票拘犯

之勸免發牌時量其路之遠近親筆限某日帶訊違者責而撤牌之費免届期不論早晚即爲訊問消案或有須覆訊者多即在次日或甚冗則面諭以日期而遣之而遷延守候偵探指撞之費免差役畏君之嚴營求屏絕需索亦衰止然君則曰此輩如鬼如蜮謂竟能使之一切風淸吾未敢信其然也盡吾之心行吾之法庶幾不至決波倒瀾乎聞者以爲至言乾隆二年東州復歉收大府援以工代賑之例題開武城臨淸夏津一帶運河君方署臨淸教所轄役夫二千三百餘人共計估土方三萬三千七百有奇乃所發帑銀在君竟內者勵得二千七百兩不足以給民之食而督促

甚急君大憂之歎曰以工代賑周官之美政也而行之今日大有累民之處大工既興人聚米價益昂老幼之不能赴工者先受其累將謂壯者赴工可以養及其家乎則工直幾何且如築城築隄但可以土方計工今開河必兼水工如此次河身需開二丈四尺佛願指出人看今人動曰以工代賑特求之思耳初開在平地一人一日可得土一方受值裕如及至七尺有餘高下縣絕二人竟日僅得土一方則所受之值不敷至一丈五尺以上三人竟日僅得土一方而水已橫溢四出又別需人運水其運須椿須瑙須水車然後得運土而運土者往返八十餘步人益勞既深二丈則三人竟日尚不得土一方而所受之值不增何以救

飢遂日夕逃亡勢莫能禁大吏始悔所計但及土方之功既來於
成數欲稍爲變通則土未及半帑銀已竭牧者之資力無幾師捐
以急公終不足不得已身先捐資以及富民之稍有餘粟者皆曰
曲意令之助功給食勵而克集向使初估之時豫分計水工土工
人工則官民不累而工易成而又能別謀所以賑其老幼之法則
事無阻然大吏必不肯委曲及此以滋匱費故爲民者往往反以
此段長心斬藥語然盛處言者未必
熟悉於書術誠於濟又未必當官也
此累民此惟君身歷而知之而余備詳之而不厭以爲足令天下
後世臨民者鑒於此而動其心也然是役竟而君遂病右足爲汗
潦所傷屈申不得自如初君試事期年而具授既考以最制府乎

越王侍郎將薦之會去任不果北平黃藩司又欲薦之不果歷攝臨清高唐館陶皆有聲善政之及民者不能條舉而件繫然覩於其大者亦可以見君十有二年居官之略矣君既以足疾欲乞休同僚屬有惡其持正者請託多所不遂搆之大吏遂以去官堂邑之民譁然

天子亦念君勞召見將令之直隸而君奏對畢疾動痛伏不能起乃賜歸其命也夫然君自少年承先人之餘履豐席厚中年喪其資斧殆盡老得一官堅持古人之節釜魚甑塵解組南下家無長物僵臥一室有為眾樂之士所不堪者雖枯菀之遇亦關於命而

君之不媿於古者正在是矣君生平無事不歸於忠厚前堂邑令朱君卒官所欠官帑二千金君爲委曲設法抵之又以二百金賑其孥屬而歸生平所遇非意之事橫逆旁午每委曲謝之尤惓惓欲廓大先人之義田而不克晚年困甚猶時時不能忘情其操履醇篤從無大過間有一二薄物細故自以爲未當者垂老猶向子弟言以爲悔欲使子弟戒之蓋亦近於慈湖內訟之學者歟君生於康熙己未三月二日卒於乾隆庚午正月五日身後幾無以爲殮娶胡氏杭州臨安縣訓導德裕女再娶陳氏大理寺少卿紫芝女三娶項氏戊子舉人珀女四娶邵氏諸生正惰女男子五長嗣

鏡國子生先卒次嗣鐸國子生次嗣錫嗣銓女子四孫男三孫女四諸子將以卒哭後合葬於先孺人之兆而乞余爲之狀予自庚戌與君解逅京邸其後音問雖不甚接而從東方士大夫聞君政聲甚善嘗致書欲損君清俸以修太傅趙公巾子山之祠君復書（因有此書才詳敘此段）甚喜願乞稍待其力而竟弗能副也及其歸君已足疾杜門予亦終歲奔走不得時見然能知君居家居官之心迹足以有所暴白（六十四字作一句讀先生）（文欲若此不編之氣）於世而惜其命之困卒無有能援而振之者以至於抵窮齎志而歿而猶欲以文字之力稍爲君申沈屈於身後者莫予若也是爲狀

行狀兩篇前篇名臣奏議此篇州縣心書後之肩臺諫與循吏

者吾知取裁焉而裕如矣

## 萬貞文先生傳

貞文先生萬斯同字季野學者稱石園先生鄞人也戶部郎泰第八子少不馴弗肯帖帖隨諸兄所過多殘滅諸兄亦怨之戶部思寄之僧舍已而以其頑閉之空室中先生竊視架上有明史料數十册讀之甚喜數日而畢又有經學諸書皆盡之既出因時時隨諸兄後聽其議論一日伯兄斯年家課先生欲與焉伯兄笑曰爾何如先生答曰觀諸兄所造亦易與耳伯兄驟聞而駭之曰然則吾將試汝因雜出經義目試之汗漫千言俄頃而就伯兄大驚持之而泣以告戶部曰幾失吾弟戶部亦愕然曰幾失吾子是日始

此眞所謂初以為牛毛麟彼獨角麟者也

為先生新衣履送入塾讀書逾年遣請業于梨洲先生則置之絳帳中高座先生讀書五行俱下（四字狀得足）如決海隄然嘗守先儒之戒以為無益之書不必觀無益之文不必為也故于書無所不讀而識其大者康熙戊午、詔舉博學鴻詞、浙江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得免明年開局修明史、崑山徐學士元文延先生往時史局中徵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學士欲授其例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授俸總裁許之（不如此何能[illegible]）諸纂修官以藁至皆送先生覆審先生閱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葉有某事當補（成一代之書他家有謂其時難已稽者則言之大過）入取某書某卷某葉某事當參校侍者如言而至無爽者明史纂

五百卷皆先生手定雖其後又訂仍先生之舊而要其底本足以自爲一書者也先生之初至京也時議意其專長在史及崑山徐侍郎乾學居憂先生與之語喪禮侍郎因請先生纂讀禮通考一書上自國卹以及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乃知先生之深于經當時京師才彥霧會各以所長自見而先生最闇淡然自王公以至下士無不呼曰萬先生而先生與人還往其自署祗曰布衣萬斯同未嘗有他稱也安溪李厚菴最少許可曰吾生平所見不過數子顧寧人閻百詩萬季野斯眞足以

備石渠顧問之選者也。先生爲人和平大雅。而其中介然。故督師之姻人方居要津。乞史館于督師少爲寬假。先生歷數其罪以嘗之。有運餉官以棄運走道死。其孫以賂乞入死事之列。先生斥而退之。尤喜獎引後進。惟恐失之。于講會中惓惓三致意焉。蓋篤行君子也。卒後。門人私謚爲貞文。所著有歷代史表六十四卷。紀元會考四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二卷。庚申君遺事一卷。河源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鼓文考四卷。文集八卷。而明史藁五百卷。讀禮通考一百六十卷。別爲書。予入京師。方靈皐侍郎謂予曰。萬先生眞古人。予所見前輩。諄諄教人爲有用之學者。

惟萬先生耳自先生之卒蕺山證人之緒不可復振而吾鄉五百餘年攻媿厚齋文獻之傳亦復中絕是則可為太息者矣

季將之後有光于此益見作表之旨此寄慨也

望溪集中有表專記其委重之言以明作史之旨他皆不具此傳則始末燦然足以補其缺矣後錢竹汀又合兩篇為一似可無庸

○○蓬萊王孝子傳

山左學使者羅君竹圃示予蓬萊王孝子事跡士之甚大之甚君曰先生曷以文發之作王孝子傳

王恩榮者字仁菴山東登州府蓬萊縣人也爲人原愨而深挺貌修骨聳造次不能以文自達蓬萊縣小吏尹奇強性險猾頗以巫醫之術有寵於官恩榮父永泰因質產與角曰被毆中要害立死時恩榮甫九歲祖母劉氏年高門戶軟弱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母內傷自縊恩榮母劉氏健婦也瘞其姑藁厝永泰

與○夫○銘○搶○同○而○夫○兼○塊○死○矣

棺於市僦屋其旁居之大書曰豎子殺爾父者誰也泣血三年病

甚呼恩榮至櫬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喪易此海枯石爛存此志恨不可忘也豎子識之恩榮旣孱羅大事家盡落依舅以居屏志讀書稍長補諸生誓於父柩前尋仇以斧自隨其舅患之誘居長山島中禁令勿出因諭之曰豎子之志固當但殺人者死是國法也爾父之鬼餒矣恩榮流涕聽命恩榮讀史記伍子胥白公列傳朗讀讀已痛哭夜靜焚香長跪告天誓諾達旦時或困劇假寐輒連聲魘厭大呼怨家在此年二十八衆子辭於舅曰可矣遂行踰月忽遇奇强於道揮斧急擊稍遠不中乃投以石仆地道旁人爭抱持之得免奇强諱不言裹足不出一日偶獨立門首

又爲恩榮所見直前斫中其首帽厚偏引至耳扶傷脫走其家訴於官時已年遠吏胥案牘概無可證恩榮出故所弃銀陳之訟庭硃批爛然旁以血書鈐之縣令歎曰至性人也何不幸而遇此（此令適似）吾欲尼爾則傷終天之恨吾欲聽爾則違緊赦之條周禮調人之法具在各爲趨避已耳恩榮於是噭然而哭縣令亦哭堂廡內外觀者盡哭恩榮既再舉不得奇强亦遠遁棲霞相隔八年適蓬萊縣人有患病者力延奇强禱治奇强亦以事久稍安入城過一小巷四顧無人方裹回閒俄而恩榮突出扼之奇强皇窘伏地乞哀恩榮謂之曰吾父遲爾久矣遽劈其腦腦裂以足蹴其心而絕

於時見者驚出不意相率前擁恩榮恩榮發曰豈有白日殺人乃畏死者遂自繫赴縣會奇强家訟當日汞泰故自縊非毆死縣令欲開棺驗視恩榮請曰小人已有子矣寧抵死不忍再暴父骸以受毀折叩頭出血縣令惻然乃爲博問於介眾皆曰恩榮言是遂逕詳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之文然查今律有擅殺行凶人者予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不論是未嘗不赦人復仇也恩榮父死之年尚未成童其後豈殺不遂雖非即猶即矣（欸語）况其視死如飴激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郎以原財埋葬銀還給尹氏以章其孝且將具題旌禮恩榮之（以下舅結）舅聞之見有司曰豎

子求見其父母耳夫人遭奇禍以要旌門式閭之榮又何忍矣洪司冀曰汝亦賢者也遂止而祀其母於祠時康熙四十八年也其時莅恩榮宴者撫軍則中吳孫陳鈔提學則兆平黃侍講叔琳與滇南李觀察發甲云後有贊不載

終身斡此一事有志竟成所謂先天而天不違者也文極力摹寫無一冗字

## 孫武子論

眉山蘇子謂孫武用兵不能必克與書所言甚遠吳起言兵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書詞約意盡然起用於魯破齊用於魏制秦入楚則楚霸而武之所爲乃如此書之不足信固矣金子曰蘇子之言可謂獨具論世之識者然吾尚惜其言之未盡夫孫子亦安知兵（矣下斷語）今世人之所共稱者如以軍令斬吳王寵姬一事不知此乃七國人所傳聞而太史公誤信之者夫吾亦何以知其斬寵姬之誣蓋即於入郢之師知之當吳人之大舉也楚之來相距者爲子常斯其人如沐猴而冠而又罷於奔命之餘以迴常勝之師

兵未交而膽已落其可以賀戰勝也固已盡人知之若孫子之師
律則未見其有可恃也方夫梁玉之獨出也大類晉河曲之趙穿
使其一擲則事且未可知然雖幸而得捷而師律已紊寡君之貴
介弟遂有翹然自喜之心卒之首償於秦者亦夫梁而竊歸自立
之禍起焉夫始則擅發而武不能禁繼則竊歸而武不及知古所
一經損出與見難解
謂大將之師其進如風其止如山者不如是矣雞澤之會不過以
王舟相會者也揚干亂於曲梁則魏絳戮其僕雖畏悼公之怒弗
之卹也晉是以能繼霸兄當兩軍對壘而軍法乃爾吾不知孫子
警切醒切 再加細駁
斬姬之刃果安在也且夫掃境以出不虞於越之乘於虛貪前進

而忘後患也決漳水以灌紀南決赤湖水以灌郢爽生靈以博一日之勝是豨突之徒也唐侯在軍國已爲秦所滅何策應之疎也子期焚其營壘而不能避可以見營壘之無法也子蒲子虎在常時非名將孫子之遇之也輒累北爲然則前此五戰之威特以子常之故耳從來成敗之難言也其敗者未必無嘉謀而或坐失其機成者未必皆廟算而或會逢其適彼左司馬之請首尾夾擊眞兵法也向使當其前者或有子期兄弟一人在焉吳其殆哉左氏春秋內外傳紀吳事亦頗詳然絕不一及孫子即越絕諸書出於漢世然亦不甚及孫子故水心疑吳原未嘗有此人而其書其事

皆縱橫家之所僞爲者可以補七畧之遺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應出於知兵者之手不可按之以責孫子之不售也

辨析分明先生亦可謂通知兵法矣

。帝在房州史法論

唐沈既濟駁吳兢史以爲中宗既廢之後當每年書曰帝在房州范淳夫用其例曰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朱徽公謂淳夫受是說於伊川不知孫之翰已先之矣且不特之翰朱元憲公紀年通譜又先之矣顧程沙隨曰何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託於他國者其諸涉春秋而未熟者與沙隨與徽公同時乃徽公未得聞其說王厚齋是之近人何義門尤以爲精審予則以爲既濟固非沙隨亦未核也敬王與子朝爭位敬王當立不勝而居於翟泉（分剝得清不解昔人何以）耳固非有廢敬王而錮之者也非中宗所可比也即昭公雖爲季

氏所逐然季氏未嘗敢顯言廢之也亦非中宗所可比也蓋敬王雖出而依然王也昭公雖逐而猶然公也春秋據其實而稱之若中宗則降黜矣諸公不過因其後來復位而遂帝之是以成敗論人也亦有不以成敗論者宋元憲公以王莽十八年繫之孺子接更始近人因祖其說以為是十八年中每年當書曰帝在定安其議更奇而不知有必不可者既以王莽之言屬孺子矣及更始立而又屬之更始是廢孺子者非王莽也乃元憲也立更始者非新市平林諸將也乃元憲也誤以為春秋之旨而前取古之帝王而擅其廢立之權是大亂之道也此義不明故於夷羿篡夏少康始

生而即以少康繫年謂削去羿浞之足快人意也康節皇極經世之說而不知史以紀實非其實者非史也今夫亂臣賊子乘時竊據天地之無如何也春秋之旨能誅之不能削之惟據其實則可誅之若削之則是天地之所不能而書生能之無是理也曰然則當如何書解此斷盡嚴

曰吾惟從其實而書之耳中宗之廢也則書曰皇太后廢皇帝為廬陵王於則天之稱制也則書曰皇太后自稱皇帝是後每年則書曰廬陵王居房州隱以寓翟泉乾侯之義而不泯其降封之實然後可以謂之信史且中宗之為人吾亦恨其不早死於房陵耳即位一月垂頭束手為其母后所廢是固庸之罪人矣廢錮房陵

私與其妻盟誓許以復辟之後。惟其所爲。是眞罪人之尤矣。五王之功。誅鋤殆盡。以至尸居帝立。死於鴆毒。是尤罪人之擢髮莫數者矣。特以其見廢之時。嗣統未久。大臣亦莫知其愚謬至此。故惓惓爲之。若果知之。則狄仁傑。王方慶。朱敬則以及五王之徒。亦必不擁護之。其必相與竟立睿宗。以安唐社。睿宗雖中才。然非中宗比也。豈特此哉。中宗之所爲如此。即非武后。終當喪其天下。大臣有如霍光之徒。早當廢之。相與竟立睿宗。以安唐社。然則諸家於既廢之後。未復之前。從而帝之。以自附於春秋之旨。甚矣其昧也。

義門有曰。嗣聖統元僅一月。今自甲申以至甲辰。凡二十年。皆冠以嗣聖。是宋孫氏西齋之例。而以無爲有者。聖人修春秋。必不然

此言是也。然則由此推之。其日帝在房州固非。即日帝居房州亦非。蓋皆非其實也。義門偶未之思耳。

前段辨中宗非敬王昭公之比極其明確中間并帶出孺子少康兩案而判定之以其皆非據實而直書也後段則未免以成敗論人然亦大快人意

# 澗上徐先生祠堂記

俟齋先生丁國難乙酉避地汾湖已而遷蘆區丁亥戊子在金墅癸巳以後來往靈巖支硎閒己亥居積翠及定卜澗上遂老焉先生故不入城及老於澗上并不入市長年禁足唯達官貴人訪之則避去莫知所之既卒門人即以草堂為祠澗上居天平之麓其地平遠清勝靈巖一帶俱在望中吾友陸菉塢之水木明瑟園僅隔一水予過明瑟未嘗不肅拜先生之祠菉塢因屬余為記先生風節之高具見於諸家志傳不待余之文而著而予得一言以蔽之者以為昔人處此雖陶公尚應拜先生之下風非過也今吳下

好事賢者方議裒貲新此并買祭田以綿春蘭秋菊之澤其意甚善而余竊欲增置栗主合食於先生者得三人焉其一日南嶽大師儲公其一日山陰戴先生南枝其一日嘉善吳先生稽田蓋先生之得安於澗上也皆儲之力其身後則皆南枝之力也是時以開府湯文正公之賢欲致一絲一粟於先生且不可得而儲公獨（批便解尚雅之極）能飲之食之以漫堂宋公之風雅致賻襚於先生其子以先生遺命不受而南枝獨能殯之葬之則二公之爲先生素心也亦已篤矣儲公之賢先生集中言之不一而足而南枝未有及焉吾故欲引而齊之使並食於一堂亦舊史之例也乃若稽田（稽田另請）其生平蹤跡

頗與先生相反而實為同德蓋二公故郎舅也稽田抱劉琨祖逖之志而又欲雪王裒之恥故終身冥行不返家園而先生終身不出戶庭其道交相成也是以先生之初避地於汾湖于蘆區以依稽田及於金墅則稽田依先生因共往來竊巖支硎間已而又同居於積翠及定居澗上稽田每自北來但過先生而不入其家先生集中呼遠公者皆稽田也稽田一生逐日奔走中原不得稍減其志死葬膠東以明其蹈海之憤以自不顧首邱之恨是非大招廣招之所能致也而吾以為先生之祠依然首陽一片淨土可以歸其魂使起先生而告之必以為然且由是而知先生之高蹈非

兇起鶴落井燃本旨

石隱者流也茶塢曰善哉子之言也吾當偕同志諸君舉而行之

爰即詮次其語而題之壁

文有體要雅淡處頓出精神

# 梨洲先生思舊錄序

余嘗謂文章之事不特藉山川之助亦賴一時人物以玉成之蔡侍郎梁村因數古人享此遇者莫如歐陽兗公蓋其嘗有宋極盛之時揚歷眞仁英神四朝一時名流皆極九等人表之最而兗公盡收之於文字間是不特昌黎柳州所無即東坡南豐亦稍遜之梨洲先生產於百六之際其生平磨蝎之宮野葛之餉有爲時人所不堪者而百年中閱歷人物視兗公有過之而無不及斯又一奇也先公以忠端公爲之父以蕺山先生爲之師當髫齔時所追隨稱父執者莫非膺滂蕃武之徒稍長遊證人書院私淑者洛閩

之門庭見知者楊袁之宗派或告以中原文獻之傳或語以累朝
經制之略耳擩目染漸不入第二流品目會翔堂與紹述之論絲
酒諸生俱掛黨人之籍父不肯帝子不肯王以禁錮之碑爲通家
之譜苟有范溫陸棠之徒聚家世而要師傳者望塵自遯不敢復
前輩先生之學問氣節得於天者固有不同要其淵源之自則相
自其難得
半焉至於三辰易遯從亡不遂如鄧光薦從戎不遂如王炎午蠣
灘鼈背呼文陸謂張陳相與吞聲而泣血文一時也風波既定家
居奉母則嘗以講經自給束脩以論文爲生韜光歸鎔長謝鶴書
河汾弟子多出而爲巖廊之器而先生亦已老矣先生碑版傳狀

文字最多其思舊錄則其追懷朋好雜錄見聞腸斷於甘陵之部神傷於漳水之湄纏綿惻愴託之卮言小品以傳者也以先生之講述言之學案文案如山如河是錄其渺焉者然先生百年閱歷取精多而用物宏於此約略見之在他人則分先生之一節皆足以豪充公當其盛故哆兮者如春先生當其衰故噫兮者如秋世有讀先生之書者有方信予言之非夸也

予謂元遺山集亦如是

此文可作梨洲先生文集總序而先生則生當隆盛之時而樂道明季　國初之遺老充公梨洲之人物兼而有之此先生之集所以非穆堂望溪之可比也